

輯葉海旋先生和黃秋婷小姐、為書設計的華欣，以及一直支持的許多大雄和  
阿福。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二日於香港九龍城

## 目錄

自序	III
旁證人生	1
恐怖中文	5
婚宴見聞	9
改壞名	13
我睇你好	17
初二	21
異域	25
沒時間	29
張國榮與世界盃	32
監考員白日夢	36

九龍城 soundtrack	39
利記人生，大叔詩學	42
釋“chill”	46
忘記世界盃	50
五百世勞改	54
睏來即眠	57
隔	61
共產主義鴨	65
餐桌悲歌	68
除了肉丸和臭魚	72
人如何成為自己？	76
回家吃飯	80
回校教書	84
帶子狼的孤寂	87
奧威爾的子彈	91
偽懺悔	95
喜劇之王	98
夢中人	102
不用查字典	105
最後一天	108
油漆工不餓死	111
在太空覓知音	115
她的移民故事	119
將頭髮向上拉	123
年青人會自己來	126
浮板盾牌	130
總掣在元朗	135
血腥周日	139

開學·····	143
大獨裁者與小鳥·····	146
笑很重要·····	149
她的口罩·····	152
荷索的背囊·····	157
警察文藝·····	160
放涼了的大閘蟹·····	163
這半年·····	166
離地作家·····	170
一個人行路·····	174
扑爛花·····	178
亂世讀詩·····	181
天生麗質攔截器·····	185
堅盧治與窮人·····	189

## 旁證人生

多年沒買票進場看足球賽了，待在電腦旁看英超，水準高是High，但終隔一層，忽懷念往日在球場裡聽過對球證和旁證的詛咒，愈刻薄愈抵死，就愈快建立自己在陌生人之間的地位，使其他球迷發笑，側頭瞄瞄自己。

球證還好。真要數，除了陳譚新，我記得意大利的光頭判官哥連拿 (Pierluigi Collina)，形象公正嚴明，adidas 還會找他跟球星一起拍廣告。反派也不難舉，如二〇〇二世界盃負責意大利對南韓那位摩連奴 (Byron Moreno)，面容介乎聰明笨伯與冷血殺手之間，偏袒南韓之明目張膽，幾令人打爆電視。後來知道他過境時在內褲運毒被捕，始覺天網恢恢，世界有另一個球證在主持公道。

但誰會記得旁證？有什麼職位如旁證，做得好沒人在意，一旦犯上用慢鏡重播才能看清的微細錯誤，卻給人咒罵祖宗十八代？早前《泰晤士報》顧念球場的這些邊緣人，有篇文章題為“Are you good enough to be an assistant

referee”，分低中高三程度，各附五段足球練習影片，看後要在五秒內判斷有否越位，還請來專業旁證提示可留意之處。低程度我五題皆中，才要高興，便發現這是陷阱，中高程度要訂閱才看到。打機般過關打大佬的慾念一起，心癢難止，幸好免費訂閱後可選看一篇，繼續玩。中程度錯兩題，高程度則一塌糊塗，最終評語是：“The fans aren't happy—take next weekend off.”對着電腦按按掣掣且不易，要邊跑邊做決定就有更多盲點，時間既沒五秒之多，身後還有八百乃至八萬個嗜血的球迷，壓力可想而知。

旁證確是邊緣人，全場站在白界外。球出界了要判方向，身體也不能如NBA球證富戲劇性，曲膝半跪下出拳一指，就只是木無表情地舉旗。好旁證，根本是不存在的人。不信？看了千百球賽的球迷，能分清越位後，旁證把旗四十五度向天指，水平指，四十五度向地指的分別嗎？足球賽的十七條規則中，第十一條關於越位，對旗的三種角度有嚴格規定，不是最近翻看球例，也從未留意其中分別。

旁證何時會被注視？當轉身太慢的中堅，發現裝越位失败了，已沒法追上對龍門球，半分沒望過自己。

方半單刀的前鋒，零點三秒間會望向旁證，但願他誤判越位，包庇罪過。向旁一看，這希望世界有奇蹟的一眼，旁證才忽從背景中突現——竟沒肅立霍聲舉旗，只跟着前鋒的方向跑，一同用背影奚落自己。無奈繼續食塵，直至前鋒飛機射失，剛鬆一口氣，便受門將白眼，唯有靠指罵旁證來遮醜。旁證卻已冷酷地指向龍門球，半分沒望過自己。

若覺得自己的職位如旁證般有勞無功，人生如旁證般邊緣，不妨想，一山還有一山低，球賽中有一崗位叫第四球證，負責核對後備球員資料，吩咐球員脫下戒子和頸鏈，舉牌示意加時時間，和給在後備席衝出來的領隊斥罵——球證太遠了，聽不到，便拿他出氣。這還是太有建樹？大賽有第五球證，萬一球證或旁證受傷，就可替代上場。

這又太養尊處優？歐聯等大賽中，為解決問題球爭拗，兩龍門旁各安置一位「附加旁證」，唯一職責，是看皮球有否越過白界入球。可想像，如分組賽中巴塞對魚腩，魚腩全場控球12%零次中門，這附加旁證待在巴塞那半場，注定浪費人生中寶貴的四十五分鐘，全晚跟守門員並排吹風，悶了又不可閒談。反觀旁證，

全程在場外浮游，卻是構成球賽的重要一環，消失了，場內遊戲便不再好玩。不如球證以尖刺哨子聲主宰一切，手中旗幟，卻邊跑邊服服、服服、服服，傳來如風的聲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九日

## 恐怖中文

教書時在白板發現不慎寫錯字，偶爾會跟學生玩找錯處，笑說是刻意的，為令他們警惕，勿見什麼抄什麼。他們自然知道是胡謔，反嘲：「一定係特登啦。」雖然如此，我其實珍重文字，他們平日多是工具，但一旦停工而受到注視，美妙便會展現。有時是單字，如「尖」，不就是一方小一方大？多精簡。有時是成語。早前感冒，在診所拿藥到手的一刻，忽覺得對病人來說，天下間最善良的成語應是「藥到病除」，現實跟文字一樣爽快就好了。

美妙的背面是恐怖，常遭忽略。愈尋常的愈如此，像「手停口停」，機械，等價交換。沒工作，沒食物。不累，不飽。又像「幾大就幾大」，意思是如那人今年五十歲，人生便只五十年，可能只為快點過馬路，明明還不趕着到哪裡，卻在煞車聲中孤注一擲，燒賣就燒賣。

兩年前看馮程程以保安員為題的舞台劇《石頭與金子》，有這一幕：簡潔舞台上，場景是公屋邨夜晚，各行各業的人放工回家休息。台邊許敖山的鋼琴和配

樂響起，是《歡樂今宵》主題曲。散佈台上的人隨音樂合唱：「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下」。一天工作終於結束，流露出八十年代萬家燈火的感覺，胼手胝足過日子，電視節目比較好笑，似可慰勞疲累。

但剛唱完「食過晚飯，要休息返一陣」，開段的琴音再起，音階卻升高一度，眾人又再唱「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下」，仍能勉強應付。然後琴音再升，大家再唱；再升，一兩個人開始走音地「日頭猛做」，再升，再升，到最後，眾人已被拋離，唯有一女子改用歌劇唱腔成了一枝獨秀的女高音，放慢唱「日——頭——猛——做」，才能完成不知來自何方的要求。那一刻才發覺，《歡樂今宵》首句歌詞原來這樣殘酷。

查資料，一九九〇年《歡樂今宵》改革，舉辦舊曲新詞比賽，之後主題曲頭兩句，變成「白天奮力，獻新姿展衝勁」，完全沒印象，但這樣刪走汗水和血肉，外加一套文縐縐西裝，也符合社會風尚的轉變吧。

忽想，舊日許多嬉笑怒罵的歌曲，須改用南音般哀怨的音樂，舊詞新曲，才能揭示繽紛下的駭人真相，如《半斤八兩》：「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

幣做奴隸，嗰種辛苦折墮講出嚇鬼（死俾你睇），咪話冇乜所謂。」又如《新半斤八兩》主題曲，同樣在既自信又惶恐的一九九〇：「未有耐到九七，拿起枝筆數下二千零廿八日（駛乜急），已經預咗冇法走得甩（又有 short cut），移民外國亦係聽糟質……」

小時曾以為所有成語和格言都是真理，深記得初次聽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多麼震撼，因一直只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問大人究竟哪個才對，答案竟是看情況。失望到極。世界原來這樣沒道理，只要句子次序倒轉，便黑白顛倒，邪能勝正。唯一好處是，大了碰上成語，常設想他的相反是什麼。

許多不是沒積蓄的阿婆阿伯，為何不捨得穿、不捨得吃？應是恐怕「坐食山崩」。什麼是坐食山崩？正是「愚公移山」的相反，山再高也可夷平。「日子有功」對愚公來說鼓舞又勵志，換在這裡卻頓成恐嚇。要「自食其力」，否則「自食其果」。「積穀防饑」當然好，誰都記得要做螞蟻不做草蠹，問題是不知道前面的饑荒有多嚴峻，積的便不只是穀，更是無盡的安全感，偏與恐懼一體兩面，愈不安而愈想安樂，愈想安樂又愈怕失去、怕不足、怕失足掉出安全網。「得」指得

到時，很好，但讀強點，「得幾千」的「得」，卻變成太少。「安樂茶飯」中最難得的，哪裡是茶飯。《石頭與金子》副題是「一個不獲而勞的故事」，螞蟻何時才能高歌一曲，歡樂今宵？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廿三日

## 婚宴見聞

朋友結婚請飲，要是你不單沒去，後來不肯定下還電話問他結婚了沒，而他還答你「結咗啦」，不少可能已經反目。我較幸運。輝是中學好友，現不多見，去年頭說儲夠錢可能在年尾結婚。從不熱衷於婚宴，離婚後感覺更遠，便說不去。後來覺得太不近人情，改變主意，不再有消息，想過可能延期就沒追問。上月忽想到一年將盡，電話問他，聽到答覆，我脫口竟不是恭喜，而是「真嚟。」。

去年另一回也是先推卻，終又去了，覺得發展下去或會像《無定向喪心病狂》(Wild Tales) 那場精彩婚宴，主角卻不是新人，而是賓客，可算是另一種「人生若只如初見」。那晚跟新郎新娘談了兩句，便和大半桌陌生人同枱，只認識偶爾碰面的陳生陳太，其餘是新郎母親的一個中學同學和六個小學同學，還留空兩個位，給來回工作的年青化妝師和攝影小姐。

開席時大家斯文，中學同學一開口就知道是老江湖，大家似乎樂得有人做主持，便聽他用權威口吻談投資之道。他自言一生人如何研究數據，當年買金，由

## 五百世勞改

中學時貪得意去過一次香港書展，趁墟心態買了些不特別喜歡的減價貨，事後心裡空虛，而且人太多，自此再沒去過。今年因「愛情」海報而知道書展，只想：怎忍心？敏感與自重是文化的起點。想起去年中國文學課談到梁實秋的散文〈書〉，文中提及讀書之趣，中外作家待在書架等候召喚：「行吟澤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飯顆山頭的李白杜甫也會連袂而來；想看外國戲，環球劇院的拿手好戲都隨時承接堂會」，關鍵不是課文，而是課本。「天行」出版的課本編得本算用心，這裡卻在「環球劇院」後面加注釋：「即現在的環球片場，位於美國洛杉磯，設有電影院及機動遊戲，供遊人玩樂。」機動遊戲？查另一出版社「教圖」，注釋大同小異，不知誰抄誰，抑或同抄別的來源。

這當然錯。梁實秋醉心的不是電影特技和過山車，不是荷里活的「環球片場」(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好戲」也不是《大白鯊》和《侏羅紀》。他用三十多年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這裡指的是莎士比亞的「環球劇場」(Globe

Theatre)，在倫敦有數百年歷史，九七年於舊址附近重建，長期重演莎劇，是著名景點。編輯在「作者生平」明明提及梁實秋的譯作，這處卻沒為意，何況那段前面是屈原李杜，後面是阿里士多德，中間不似要勞煩史匹堡。

今天教科書連「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也犯禁不能說，「三權分立」又要遮遮掩掩，相比下這注釋之誤或屬小事，但不也說明，我們對那人文世界，未免麻木了些？說的不是學生，他們無辜。中文補習名師文靜教學如何我不曉得，但先前看過她在短片說，文言文的「我」有幾個講法，分別是吾、余、餘、予：「可以係多餘個餘，或者係姓余個余。」嚇一跳。她應是受電腦的繁簡轉換影響，余變成餘，便誤以為可用「餘」來自稱。知也無涯，出錯人人會，並不是捉到別人出錯而沾沾自喜，只覺得書和教育畢竟都為求真，要自重。香港的淪落只在政治，又全因赤化？我常懷疑。

也沒什麼好悲觀。退十步，吳承恩何嘗不曾栽筋斗，《西遊記》屢提及《多心經》，是什麼書？葛兆光說，吳承恩或不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的「波羅蜜多」是音譯梵文「到彼岸」之意，誤把「多」字多了出來。書名可錯，內文更易出事。佛門對抄經要求極嚴，早料到人性容易馬虎懶散，不時靠恐嚇令寫經生警

醒，抄錯一字便大禍臨頭：「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一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法。」暫時不那麼慈悲。退百步，書中錯誤，也可引發偉大的藝術品。要列舉大作家很容易，著名編輯也記得兩三個，但校對員能想起誰？只有一位。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自傳式電影《鏡子》有這黑白一幕，看後長留心中：主角的媽媽是位校對員，一晚在大雨中跑回出版社，經過許多電燈泡和巨型印刷機，急急翻查文稿，因她似乎夢見了書中錯字。

大不了一個錯字，是什麼書令所有同事驚惶失措？電影沒說，但放在三十年代的蘇聯，不難想像是領導人的著作。她趕到字粒房，拿稿坐窗邊看完又看，幸好噩夢沒成真。然後，塔可夫斯基低調地讓她在一張史達林海報前經過，沒事，過關了。夢見的錯字是什麼？寫字樓只餘下另一同事，她也要先四處張望才敢與之耳語。這幾場戲畫面如夢輕盈，卻深刻道出何謂出版壓力。回頭想，海報做得核突、注釋有誤、解錯字詞，而不用五百世如何如何，不用全廠整肅下放勞改，也是非常幸福的。

二〇一八年七月廿一日

## 睏來即眠

朋友移居海外，行前跟她說保重，她回覆：「本也想說保重，但記起向來你是最會保重的。自此要跟你學習，努力睡覺。」果然是朋友，知我向來對睡眠十分尊重，反之，她要兼顧的事情不少，思慮多，常失眠。於是送了她《傳燈錄》這小故事。

有人問慧海禪師如何用功，他說：「飢來喫飯，困來即眠。」這「困」即「睏」。那人又問，其他人如你這樣用功嗎？他答，不同。問：如何不同？他答，凡人「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在這意義下，《叮嚀》裡可在零點九三秒入睡的大雄其實是得道高僧。

人想做的總太多。樹熊日睡廿二小時，樹懶十八，貓平均只是十四已算勤奮，都很少掙扎於熊生意義、懶生意義和貓生意義的問題，沒有「咁辛苦為咩？」的感歎。人類多可憐，被逐出伊甸園後，用盡九牛二虎的氣力，才能減少一點人為與造作，走很遠很遠的路回歸「自然」——當然，長頸鹿每天只睡兩三